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庚）

合订本 第二卷

希望过了 40 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方面的史料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 40 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 5—8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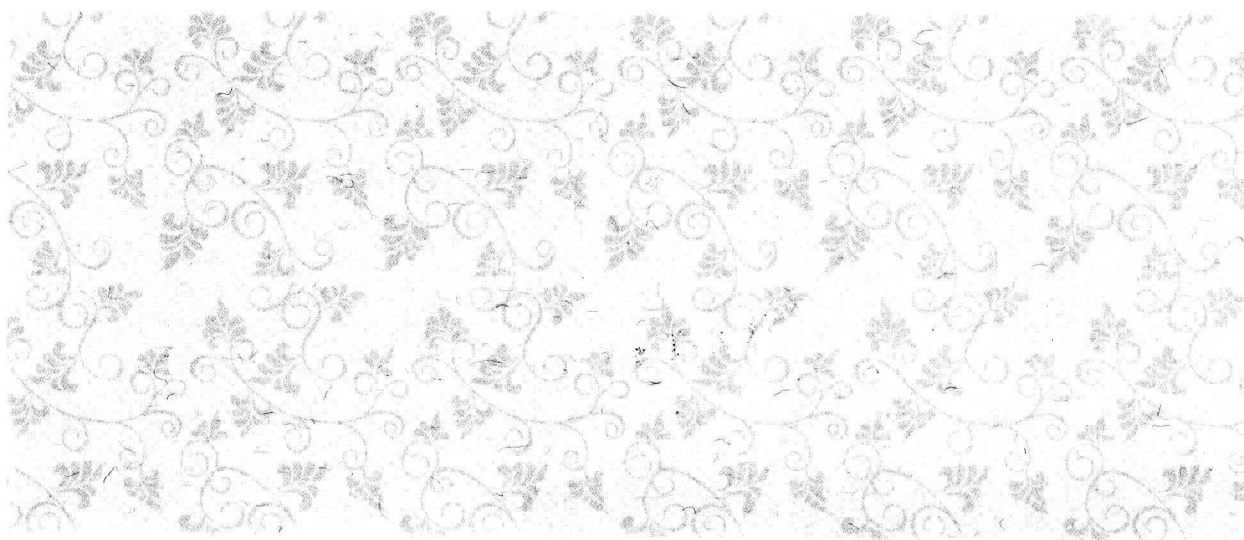
文史资料选辑

（第 5—8 辑）

合订本 第二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我经营猪鬃二十余年的回顾/003

◎ 古耕虞

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021

◎ 杜聿明

刘湘与蒋介石的钩心斗角/035

◎ 邓汉祥

蒋介石派张群图川的经过/048

◎ 邓汉祥

记谭延闿/060

◎ 陶菊隐

抗战期间阎锡山和日寇的勾结/075

◎ 南桂馨 赵承绶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082

◎ 周大文

韩复榘的特谍队和张宗昌的被杀/087

◎ 王慰农

四川綦江战干团惨案回忆/092

——记抗战期间一件蒋帮特务屠杀爱国青年的罪行

◎ 周振强

附载

编写“辛亥革命到太原解放山西历史资料”工作总结/095

附注

对《刘湘与蒋介石的钩心斗角》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52辑

对《记谭延闿》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31辑

对《抗战期间阎锡山和日寇的勾结》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7辑

对《韩复榘的特谍队和张宗昌的被杀》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23辑

对《四川綦江战干团惨案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43辑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辽吉各城市实况辑录

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101

◎ 赵镇藩

沈阳、锦州沦陷纪略/107

◎ 熊正平

日军侵占长春、吉林经过/112

◎ 冯占海

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118

◎ 洪 钊

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121

◎ 谢 珂

双城阻击战和哈尔滨的沦陷/143

◎ 赵 毅

马占山反正经过/152

◎ 李铭新

东北爱国人士向国联调查团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经过/155

◎ 刘仲明 张韵玲

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161

◎ 阎宝航

东北军讨伐石友三战争/181

◎ 于学忠

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的一段阴谋/185

◎ 王家桢

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191

◎ 宁 武

附注

对《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34辑

对《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23辑

对《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23辑、第31辑

抗日战争中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203

◎ 陈修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212

◎ 陈修和

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概述/222

◎ 李国伟

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232

◎ 资耀华

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239

◎ 戴立庵

书蓁江狱/245

◎ 章士钊

蒋介石建立空军的内幕/247

◎ 许念晖

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250

◎ 黄绍竑

桂系及其反动的政治组织/281

◎ 黄启汉

阎锡山的铁军内幕/288

◎ 朱崇廉

流氓军阀孙殿英/293

◎ 张述孔

刘神仙与四川军阀/308

◎ 蒋尚朴

补充和订正

关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等同志的被害/314

◎ 宋云彬

《南行使命》文内有关汤芑铭史实订正/315

◎ 陶菊隐

关于袁世凯/315

◎ 恽宝惠

附注

对《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18辑、第31辑

对《关于袁世凯》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31辑

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319

◎ 杜聿明

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346

◎ 宋希濂

中国驻印军始末/368

◎ 郑洞国 覃异之

抗战后期重庆的黄金风潮/378

◎ 戴立庵

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381

◎ 黄元彬

商震历史概述/389

◎ 唐永良

莱芜蒋军被歼记/396

◎ 王耀武

短稿十篇

中俄密约与李莲英/404

◎ 叶恭绰

英、德、美、日对袁世凯关系的内幕/404

◎ 叶恭绰

孙传芳驱奉/405

◎ 邢赞亭

姜登选之死/407

◎ 邢赞亭

四一二事变点滴/408

◎ 周振强

国民党军队屠杀广州暴动群众目击记/409

◎ 郑庭笈

记蒋介石中原大战时的一段谈话/410

◎ 米暂沉

喜峰口宋哲元大刀队掳获日本坦克之谜/411

◎ 唐永良

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412

◎ 张有谷

蒋介石和汉奸照相/413

◎ 唐永良

辛亥前后的江北名流/414

◎ 沈 蕃

山西大学纪略/425

◎ 南桂馨

附注

对《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12辑

对《商震历史概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18辑

对《莱芜蒋军被歼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23辑

对《中俄密约与李莲英》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43辑、第53辑

对《辛亥前后的江北名流》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31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经营猪鬃二十余年的回顾

◎ 古耕虞

前 言

从前清末年起，我的叔祖就开始经营猪鬃生意，后来父死子继，衣钵相传，到我这一代，已经有三代的历史。我家这份传家的事业，最初只是一个封建性的独资经营的川帮行业，经过我们祖孙三代数十年的惨淡经营，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再一跃而成为资本雄厚、世界驰名的托拉斯组织。数十年来，我们这个商号的招牌屡经变更，但是它所出的虎牌鬃却一直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享有很高的声誉。我国的猪鬃产量向居世界首位，最高时曾达全世界总产量的80%；如果单就我们的虎牌产品来说，最高时曾达世界总产量的70%。解放以后，这个以红色老虎作为商标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信誉仍然保持不坠，虽然它的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经从一个为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工具变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的工具。

由于我们所经营的这个商品是工业上不可缺少的用品，在战时更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利润很大，因而同业之间的竞争以及与官僚资本的斗争非常激烈。同时，更由于它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外销物资，我们在几十年来的经营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同帝国主义势力、同国际垄断资本发生关系。我们同它们既有过尖锐的斗争，也有过密切的联系，这其中的过程和内容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作为一个曾经亲身主持其事的当事人来说，把我过去20多年来对于猪鬃这个商品的资本主义经营活动作一番回顾，将对我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作用。



古青记时期（1925~1937）

我在青年时代的立志

在开始叙述我经营古青记的历史以前，我想先谈一下我在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和当时的志愿。我于1919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预科，主要是学习英文。我父亲送我入这个学堂的原因，就是因他不能说英语，受尽了买办的气。当我在中学三年级读书的时候，暑假期中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告诉我说，隆茂洋行的买办程桂亭有意同他为难，收了他价值规元银20万两的猪鬃，借口货次，不付价款。他非常为难，要我陪同他去见隆茂的洋大班，替他作翻译。第二天我们去了，事情解决了，但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外国人和买办的可恨，他们既赚我们的钱，还要拿气给我们受。当时我想，假如我们的事业要发展，能发更多的财，非将自己的产品能直接运到英美市场销售不可，否则无法不受老牌洋行和买办的气。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我在学校学习英文和资本主义的对外贸易、运输、保险、银行等方面的课程，就认真下了一番苦功。经过好几年的学习，对外国人经营贸易的一套，我也具备了一些书本知识。

一纸秘密合同打开了直接外销的通路

1925年我离开圣约翰大学以后，就参加了我父亲独资创办的古青记字号，开始着手筹备直接向国外推销猪鬃的业务。但是我们几经研究，总认为如果试行向英美推销，上海各洋行将会同时联合起来抵制我们，用种种办法使我们失败；可能我们直接外销未成功，反将先受到洋行的抵制，业务马上就会受极大的影响。后来我们在与美国的猪鬃大王孔公司代表接触当中，了解到美国市场上的虎牌鬃，一向都是间接从英国伦敦市场上购进的，他们如果和我们直接交易，直接向我们购进虎牌鬃，他们就可以避免上海洋行和伦敦进口商的双重分润，取得比较便宜的原料；而我们如直接卖给孔公司，售价虽较伦敦市场为低，但较之售给上海洋行的价格则高得多，因为我们也可以避免上海洋行的中间剥削。因此，我们和孔公司直接挂钩，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当然也是双方所乐意的。但是当时双方对于这种做法都有顾虑，都害怕被上海和伦敦的中间商知道之后，他们将会对我们的交易进行破坏。我们和孔公司的代表经过多次商讨，决定采用一种对上海洋行保密的办法，即：我们销给孔公司的虎牌鬃，不用古青记的唛头（装船标志），而用“LT”两个毫无意义的字母作为唛头，装货人也不用古青记的名义，以掩过上海洋商的耳目。我们就这样在1926年间和孔公司签订了秘密合同，开始建立联系，以一部分虎牌鬃直接出口，运销美国，并且逐渐增加数量，最后终于完全甩掉了上海洋商，全部直接出口。

从此以后，不但我们最初所抱的直接运销国外市场的目的达到了，而且在这种局面之下，无论洋商或是本商，都无法同我竞争。我获得的利润也是与年俱增，除了个人和家庭消费一部分外，大部分转化为资本。到1934年，古青记的资本已相当雄厚。中国银行见我在上海市场售出外汇甚多，非要将这笔外汇排入它的业务中不可，即由该行上海总行命令渝行给我押款100万元，以外汇售给该行为条件。于是，我的银行信用资本增加得更多了。

我所受到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歧视和排斥

在这期间，我的猪鬃企业虽然由于同国外市场直接联系而发展得很快，资本积累得很多，但是同时也受尽了帝国主义势力的种种歧视和排斥；同官僚资本和其他民族资本家之间，也是矛盾重重，竞争剧烈。

在华的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对我的歧视和排斥，首先表现在海关方面。在以前，中国本商不能直接报关，必须由报关行代办，这样，就比洋商直接报关，要多花一笔报关费和水脚回扣。当我向重庆关注册报关时，重庆关不允我注册。经我一再抗议，并向总税务司衙门和南京财政部控告，要求与洋商一律待遇，准予直接报关。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结果仍须先缴300两关平银子作为保证金，才得到批准。外商不但不需要缴保证金，而且他们的货可以随时通过税务司免验放行；而我则常常受到种种刁难和歧视。

其次是外商银行的歧视。1925~1934年间，上海外国银行商行林立，他们各自扶持本国的商人，给以种种便利和支持，而对于我则不但不给予打包放款，并且非要拿到提单，所有手续一切俱备之后，方准给与结汇。如果手续差一点儿，甚至如果打错了一个字，他们就借端挑剔，不给结汇。1935年以后，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加入国际汇兑银行界业务后，洋商洋行因为要同他们竞争，对我们的态度才比较好一些。

再次是税收上的不平等。外商除了按照协定缴纳关税以外，其他税目均一律不缴。而本国商人则除了关税之外，还要缴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等，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数不胜数。这样，本国商人因成本增大，也就无法和洋商竞争。

最后，在运输方面，当时长江航运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中。他们在运价和吨位方面都给外商以特殊照顾和优先权利，中国商人被其扼制，只好忍气吞声，望洋兴叹。一直到了北伐前后，反帝运动形成高潮，特别是在万县惨案以后，川江的驳船曾长期拒绝装卸英、日轮船货物，同时，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轮船航运也逐渐兴起，本国商人才有路可走。

在同合中公司的一次较量中击败了官僚资本

在这一段时期中，曾经同我较量过的官僚资本，主要是以蒋介石为代



表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或者说江浙财阀资本，具体的对手是朱文熊的合中公司（朱系江浙财阀、中国银行经理张公权的妹夫）。合中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1934~1935年间，在重庆设立分公司，开始经营猪鬃。朱自以为实力雄厚，竟咄咄逼人，向我提出无理要求，要我将虎牌产品完全就地出售，由他收购出口。我婉言谢绝后，朱一怒之下，就在重庆出重价收买猪鬃，意欲将我排出市场。但是猪鬃的收购、加工和售卖，技术复杂，如果没有熟练人才，非失败不可。我家经营猪鬃事业，在我之前已经有两代的历史，我祖父、父亲留给我不少人才，而朱却是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我和朱文熊之间的这场序幕战开始后，我就有意识地提高虎牌的品质，同时暗地里支使别人将次货（即小厂委托我加工的不够好的货）售与他。他买得了这批次货，不但量不如我多，质更差得远。在抗战前一二年间，合中公司也收了几千箱货，运往英伦市场售卖。但是英国多年来早已习惯用我的虎牌鬃，他们的鬃在伦敦市场上销不出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又做了一种飞虎牌鬃，并向英伦买主担保，质量和我们虎牌鬃一样。我待他们成交以后，将虎牌鬃在英伦市场的价格有意识地放低，造成一个我的虎牌价廉物美而他的飞虎牌价高货次的鲜明对比。两三个月后，双方面的货都运到了英国，英国购方见到他们货次价高，群起要求退货还钱，赔偿损失。合中公司透过国民党政府驻英公使顾维钧从中交涉，也毫无结果，最后只好交付仲裁。

按照英国的仲裁方式，规定由中国卖方和英国购方各指定一个鬃商作为代表，再由鬃商公会指定一个有声望的鬃商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作出仲裁书，交法院执行。而这次鬃商公会指定的仲裁人恰巧正是我的虎牌鬃的代理人克罗克斯。朱文熊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感到冤家狭路相逢，他若不通我这一关，可能要吃非常大的亏。所以他不惜约了张禹九（张公权之弟）来到重庆拜访我，以放弃在重庆经营猪鬃业务为条件，请求我出面调解，他希望做到承认赔款而不退货（按照英国仲裁法令规定，赔款如超过货价12.5%，买主有权或者接受赔款，或者将货退回原主，要求赔偿一切损失；赔款数量有限，而退货并赔偿一切损失则吃亏大）。这件事我当然乐得做个人情，于是我假充好人，写信、打电报到英国替他说项，结果，双方同意解决这个问题。到此，这个强大的竞争者不到一年，就被我打败，举手投降。从此以后，江浙财阀集团在这段时期中不敢再来西南同我竞争了。

我同西南军阀资本虽然也有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对手是张志和（第二届政协委员）。他曾任二十四军的师长，下台后拥资不少，在重庆以50万元独资开设了一个和牲商号，运销猪鬃到上海，售与各洋行。他的资本虽然雄厚，但是由于不懂得价格规律，其他技术条件也